

荷花塘

鲁之洛



荷花塘

鲁之洛

一、荷花塘	1
二、鱼迷爷爷养鱼	12
三、鱼婆子捉鱼	27
四、好客不待客	35
五、新奇的科学幻想	52
六、《科技小报》	63
七、娃娃鱼的	73
八、金丝鲤鱼	83
九、鱼雷液	92
十、水下侦察	103

广东人民出版社

荷 花 塘

鲁 之 洛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5印张 74,000字

1980年7月第1版 198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书号 10111·1243 定价 0.34元

目 录

一、荷花塘新事	1
二、鱼迷爷爷谈养鱼	12
三、鱼婆子搬家	27
四、好事不过夜	39
五、新奇的科学幻想	52
六、《科技小报》的来信	63
七、娃娃鱼的泡影	73
八、金丝鲤鱼的诱惑	83
九、鱼窜浪激	92
十、水下侦察	103
十一、县城搬师	116
十二、有本事的眼镜阿姨	126
十三、鱼婆子落月	136
十四、温泉救了鱼宝宝	141
十五、荷花塘里荷花香	149

一、荷花塘新事

这个故事发生在风光绮丽的荷花塘。

一听“荷花塘”这个名字，喜欢幻想的小朋友们，准会小脑袋一偏，黑亮的大眼珠骨碌碌转，展开想象的翅膀。于是，那翡翠的绿野，荡漾的水波，婀娜的垂柳，碧翠的荷叶，粉红的莲花，……都象走马灯似的在脑海里转动了。

不过，我们所讲的这个荷花塘，不在平原水乡，不在丘陵湖畔，而是在偏远高峻的云岭上，离青皮巨石城墙围着的古老县城，足足有一百二十三里蛮山路①。往年，从县城去荷花塘，就是爬山走路的好角色，鸡叫头遍动身，沿着羊肠子般的小路，爬坡翻岭，穿林过桥，待到登上荷花塘时，天色早已黢墨黑，新笋壳登山草鞋也磨穿了底。大跃进那年，山区大修路，羊肠子路变成了扞担宽的毛坯公路，可以走

① 湖南方言，意即很难走的山路。

自行车，也可以走驴拉胶轮车。但交通仍然很不方便，直到一九七六年那个金色的秋季，粉碎“四人帮”的喜讯传来，抓纲治国的浩荡东风吹遍了山区，社员们一个个兴头冲冲的，决心要在山区干一番现代化农业的事业。他们抓住收罢晚稻，挖完红薯的时机，一声号召，只几天工夫，毛坯公路降坡加宽，成了坦坦平平的简易公路。半个月后，红光闪亮的公共汽车开进山里来了，还在荷花塘山脚下的落鸡坡设了个小站。从此，只要花上块把钱买张二指宽的车票，不用两个半小时，就可以来到落鸡坡，方便得很，山里人都亲切地把公共汽车叫做“方便车”。

不过，如果是初来乍到的生客，就算是搭上了“方便车”，一路风驰电掣，来到落鸡坡，若要找到荷花塘，也还很不容易。当你走下车来，顿觉天地狭小，只见面前巉岩壁立，四周林木森森。前无路，后无村，只有那低矮小巧的红砖青瓦站亭，火柴盒似的孤零零地蹲在那儿。正当你疑入迷途，愁于觅路时，忽听叮咚有声，清脆悦耳。循声寻去，渐觉清风阵阵，寒气袭人，但见一个黑沉沉的岩洞横在面前。岩洞边，矗立着一棵姿态龙钟，枝根盘结的古柏。古柏下，一泓清澈的泉水，被青色条石围砌成一方小井。井边紧傍古柏，挺立着一块岩石，石面上刻着五个菜

碗大的颜体正楷字：“左走荷花塘”。朝左边看去，果见杂树掩映之中，有一条狭窄的茅封草长的石级山路，蜿蜒曲折朝山上延伸。拾级而上，转过十八道茅弯，爬过三十六个山坳，渐渐树木稀朗，天际开阔。再翻过一道界，眼前便出现一片坦荡荡的盆地，全然不是山地景象。但见阡陌纵横，村舍毗连。田野间，禾苗葱绿，村舍边，翠竹环绕，真是一处风景秀丽的好地方！这，就是云岭上的荷花塘。可是，当你兴致勃勃沿着村舍走，顺着田野看的时候，却找不到一片荷叶，看不到一朵荷花，甚至也看不到山塘。既然如此，为什么又要把这高山盆地，取“荷花塘”这么个漂亮名字？

还是在五年前的一九七二年，刚来荷花塘的飞伢子，就好奇地提出过这样的疑问。

那时，飞伢子正好满了七岁，是上学发蒙的年纪。在县城里工作的爸爸妈妈没工夫照看他，便决定把他送到荷花塘的外公家里来上学，让他从小在农村经受锻炼。一个天气晴和的日子，飞伢子搭在爸爸自行车上，在坎坎坷坷的毛坯公路上颠簸了一整天，来到了荷花塘。

才来荷花塘不几天的飞伢子，很快就和村子里的雪伢子、雨伢子滚在一起，搞得火热。雪伢子、雨伢

子放牛，他跟着放牛；雪伢子、雨伢子砍柴，他跟着砍柴；雪伢子、雨伢子喜欢到鱼迷爷爷屋里耍，他也跟着去耍。鱼迷爷爷笑他们三个是共着裤腿连着裆，还说他们是秤杆子离不开秤砣。飞伢子听了，喜的哈哈连天，连声应道：“是的是的，我们三个的确是秤不离砣。雪伢子是秤杆子，雨伢子是秤钩子，我长得滚壮，是秤砣子！”他的这番话，把在场的人逗得哈哈大笑。

虽说这只是伢崽子的戏言，却也道出三个孩提密友如胶似漆的情谊。在他们中间，雪伢子的是根秤杆子，总是起主干作用。这伢子长得细条条的，线条柔和的长脸上，生着一对细长的眼睛。那眼睛平时半张半合，象有几分含羞，一当睁张开来，却又顾盼有神。他平时默声默气，轻易不多话，不插嘴，可是说出话来，总是句句在理，所以深得叔叔伯伯们的喜爱，都说：“这伢子活象他爹老子艾大山书记，稳重得很哩。”平素喜欢顶嘴抬杠的雨伢子，偏偏在雪伢子面前服服帖帖，雪伢子说的话，他同意；雪伢子做的事，他帮忙。他简直成了雪伢子活跳跳的影子。飞伢子喜欢跟雪伢子亲近，也自然跟雨伢子要好。飞伢子好兴，雨伢子好顶，两个人在一起，免不了常常要铁锅碰菜铲，哧哧嚓嚓磕碰一场，甚至有时争得面红

耳赤。不过，那是一时的事，转过背就好了，所以始终没翻过脸，没结过“冤家”。

这天下午，放学之后，雪伢子、飞伢子、雨伢子三个，把牛赶到荷叶崖下的坪里吃草。夕阳辉映下的荷花塘，风光特别美妙，笼罩着一层闪闪的金光。那通明透亮的天际，飞过金色的小鸟，飘动金色的烟霭，浮着镶了金边的锦云……。三个好朋友，躺在柔软的草地上，让牛儿自由自在地啃吃鲜嫩的青草，自己自由自在地观看天边的彩霞。他们完全被那变幻无穷的彩云陶醉了。飞伢子的圆脸儿兴奋得绯红，两只大眼睛一闪一闪，伸手指点着彩云欢叫：

“看罗看罗，那象只公鸡，好漂亮的红公鸡！哟，那活象只花兔子……”

雨伢子兴奋地抢着说：“那里是匹大飞马，是嘛是嘛，蹄子扬起好高哟。”

雪伢子也看入了神，他紧盯着彩云绚丽的天空。那夺目的五颜六色，那变化莫测的美丽图案，勾起了他的联想，使他想起了一幅色彩斑斓的照片。

那照片印在珍藏在他身边的小本的第一页上。他赶忙掏出小本翻开，于是，韶山上屋场毛主席旧居门前那满塘美丽清秀的荷花，仿佛显现在眼前了。他看看照片，又瞅瞅彩云，觉得天上也有了一个美丽的荷

花塘。便激动地指点着说：“你俩看，你俩快看呀，好相象哟，那多象一片荷花，蓝的是荷叶，红的是荷花。象不象，象不象呀？”

雨伢子连忙抢过小本，瞄了一眼，就拍手赞同说：“象，真象，好漂亮的荷花哟！”

飞伢子也凑了拢去，一边瞅一边高喊：“是的是的，荷花塘好漂亮哟！”喊着，他突然翻身坐起，用手使劲拍打着草地，说：“喂，喂，告诉我，快告诉我，这里没有荷花，也没有水塘，为什么偏要叫‘荷花塘’？”

这一下把雪伢子、雨伢子问住了。他俩生在荷花塘，长在荷花塘，从会讲话起，就知道这里叫“荷花塘”，可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要叫“荷花塘”。

雨伢子眨巴眨巴眼睛，不以为然地说：“这是地名嘛。”

飞伢子挺认真地说：“谁不晓得是地名，为什么不叫别的，偏偏要叫这个名？”

雨伢子争辩道：“要叫荷花塘就叫荷花塘嘛。我问你，你叫飞伢子又是为什么？”

飞伢子说：“我是生下来就这样叫的。”

雨伢子说：“荷花塘也是从来就是这样叫的，你问人去，从你外公老子穿开裆裤放牛那时起，这地方

就叫荷花塘！”

飞伢子红了脸，推了雨伢子一掌，说：“怎么，你骂人？”

雨伢子认错地伸了一下舌头，但口气仍然十分强硬：“哪个骂人？哪个不是穿开裆裤长大的？从我爷爷穿开裆裤看牛那时起，这也叫荷花塘嘛。”

一直在沉思默想的雪伢子，怕他俩争起来没完没了，就说：“莫争了，我想这里面是有个道理的，可惜我也说不明白，等会去问问鱼迷爷爷吧！”

雨伢子忙表示同意：“要得要得。”

飞伢子性急地催道：“要问就快去呀！”

雪伢子说：“莫急，等牛吃饱了，关好了，就去。”

当星星满空、月牙斜睨的时分，三个伢子，急匆匆地来到鱼迷爷爷屋边的柿子树下，围着笑容满面的鱼迷爷爷，提开问题啦。

“鱼迷爷爷，我们荷花塘没有荷花，也没有塘，为什么要叫‘荷花塘’？”性急的飞伢子抢着问。

鱼迷爷爷微微笑着，一只手不停地捋着下巴上斑白的胡须，说：“没有荷花？有的。没有塘？也有的。”

三个伢子感到奇怪，忙睁着眼睛朝暮色苍茫的山



野里看，嘴里不住问：“在哪，在哪呀？”

鱼迷爷爷用手朝四周划了一个圈：“你们看看，这地势四周高，中间低，象不象口大塘？”接着又指着荷叶崖说：“那高高的荷叶崖，顶上的岩石朝两边探出来，象不象一柄荷叶？岩那边一丛丛的树木，象不象一朵朵含苞的荷花？有了塘，又有了荷叶、荷花，不就是荷花塘吗？”

这有趣的讲述，勾起了孩子们天真的想象。他们借着清淡的月光，凝望着薄雾轻笼的远山，沉入了自己的遐想，但很快，他们又不满足了。

飞伢子说：“可惜不是真荷花。”

雪伢子也说：“要是真的有塘，种上荷花，养了鱼，该多好呀！”

鱼迷爷爷点了点头，喃喃地说：“是呀，是要有真的塘，种上真的荷花，养满塘的鱼。”

雪伢子说：“爷爷，快想法把荷叶冲水库修好吧！”

鱼迷爷爷叹了口气，心事重重地说：“是呀，是该快点修好荷叶冲水库才行呀！”

飞伢子高兴地说：“修好了水库，就有水，就能养鱼了。”

鱼迷爷爷深沉地抚摸着飞伢子的脑壳，说：“伢

子，修好水库，不只是能养鱼，还可以建立旱涝保收的高产稳产田。雪伢子，你还记得吗？去年夏天，你爸爸从省里参加农业科学实验经验交流大会回来，满心高兴，全身是劲，逢人就说，省革委主任华国锋同志在会上说了：不抓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工农业生产上不去，社会主义还是建不成。你爸爸回来之后就忙开啦，成立良种试验组，又确定了种子田，还组织群众大修荷叶冲水库。”

雨伢子抢着问：“水库这么重要，为什么修到半路又停工呢？”

雪伢子气愤地说：“哪里是停工，分明是不准修，还要我爸爸作检讨哩。”

鱼迷爷爷说：“可不是吗，社员干得正起劲，从县里来了几个人，说是来搞调查的。他们刚爬上荷花塘，连水库工地的影子都没看到，就哇啦哇啦喊，还给雪伢子他爸爸定了罪名，说他这个支部书记不抓大事，专搞‘唯生产力论’，强令水库停工下马了。”

飞伢子气鼓鼓地说：“这是破坏生产！”

雨伢子也说：“破坏生产的是奸贼！”

雪伢子说：“我爸爸根本不检讨，他说水库一定要修，生产一定要抓。不抓生产，难道叫社员去喝西北风？”

鱼迷爷爷眼睛里闪动着激情的光辉，说：“对，别看爷爷年纪老，我正等着修好水库搞人工培育鱼苗哩。我相信你爸爸那句话：这一天会来到的。”

果然，这个日子终于等来了。

荷花塘大队党支部书记艾大山同志，一冬一春，领着社员们，干水利，干备耕，一直干到正月底，荷花冲水库落成了。社员们又顶着斜风细雨在田埂里修水塘。整整干了三五一十五天，一口一亩来宽的水塘，象一面漂亮的梳妆镜似的嵌在荷花塘浑厚的胸脯上了。荷花塘有了真正的塘啦，这消息激励了邻近的社、队，惊动了地、县的领导，就是省报的记者也被吸引来了。当荷花塘的社员们正甩开膀子大干七七年春耕生产的时候，登着题名《荷花塘新事》通讯的省报，也欢欢喜喜地来到了荷花塘。

是的，荷花塘真正有塘啦。从此，动人的故事开始了……

二、鱼迷爷爷谈养鱼

新塘修成之后，荷花塘大队的社员们，从胡须八字翘的老人，到十来岁的芽花细崽子，都象办喜事一样乐得合不拢嘴。不知是谁发了个倡议，聚在塘边看新鲜的社员们，就行动起来了，开圳引水，热热闹闹忙了好一阵，给新塘灌了盖脚背的水。艾大山和鱼迷爷爷劲头更足，第二天赶到山下的湖塘大队，移来了十几蔸莲藕，栽在塘中央。

真是喜事接二连三。没过几天，又传来消息：新塘要养鱼了，而且鱼迷爷爷要在新塘搞人工培育鱼苗。有的还说得特别奇，说是鱼迷爷爷算准了“四人帮”会垮台，四、五年前就养了鱼婆子，恰恰今年鱼婆子成熟了，要养鱼崽子了，塘也修好了，真是人有意，地有缘呀。雪伢子、飞伢子和雨伢子更是高兴万分。他们早就盼望这一天啦。五年前，鱼迷爷爷的那一席话，使他们对修塘、种藕、特别是人工培育鱼苗，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他们成了鱼迷爷爷的好助

手。鱼迷爷爷为养鱼婆子，将自己屋门前的自留地，挖成养鱼用的小水池。三个伢子干得特别起劲，抢着挖，争着挑，一个比一个积极。以后，鱼迷爷爷从县鱼苗场弄来几尾草鱼、鲢鱼，作鱼婆子培育，三个伢子又帮着扯草喂食。现在，水库、山塘都修好了，鱼婆子也成熟了，鱼迷爷爷就要搞人工培育鱼苗了，他们怎能不高兴呢？这天放学之后，他们没赶紧回家吃饭、放牛，就相邀着跳跳蹦蹦朝鱼迷爷爷屋里跑。

鱼迷爷爷那座黄褐色的土砖屋，坐落在一片粉红的桃花林中，日有小鸟唱歌，夜有虫儿奏乐；蜂蝶常来做客，清风时时荡过，环境十分安静、幽美。待三个伢子头发尖上冒汗，来到屋门口时，只见两扇青灰木板门紧闭着，门扣没挂，也不见那位“守门将军”——牛尾锁。三个伢子很觉奇怪，他们是这里的常客，知道鱼迷爷爷的习惯：人出外，牛尾锁守家；人在屋，从不掩门。今天是怎么回事呢？性急的飞伢子正要敲门，被雪伢子一把拉住了。雪伢子说：“莫忙，大白天关着门，莫不是鱼迷爷爷累了在困觉！”飞伢子焦急地说：“那怎么办？”雨伢子的下巴朝对面窗口边的柿子树一点，说：“我去侦察侦察。”说着，走到柿子树下，身子灵巧地一纵，三爬两爬，爬到树桠边，双手攀着树枝，伸着脑壳朝窗口看了几